四庫全書

史部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

制科議 弘治十年

王鏊

臣惟國家設科取士之法可謂精密矣先之經義次之論表終之策問行之百五十年宜得其人卒未聞有如古之豪傑者出于其間而文詞終有愧于古雖人才高下係乎時然亦科目之制為之也夫科目之設天下之士羣趨而奔向之人才之高下士風之淳漓率由是出

三代取士之法今未暇論唐宋以來科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即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並行而進士得人為盛名臣將相皆于是出則明經雖近正而士之拙者為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於浮艷而士之高明者多向之謂之進士詩賦雖浮艷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蓋非詩賦之得人而博古之為益于治也宋王安石為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可謂一掃前代之陋也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

餘經史付之度外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蓋不過當時明經一科耳後安石言初意驅學究為進士不意驅進士為學究蓋安石亦自悔之矣今科場雖兼策論而百年之間主司所重惟在經義士子所習亦惟經義以為經義即通則策論可無俟乎習矣近年頗尚策論而士習既成亦難猝變夫古之通經者通其義焉耳今也穿鑿支離以希合主司之求人才之不如古其實由此也然則進士之科可無易乎曰科不竢易也經義

取士其學正矣其義精矣所惜者其途稍狭不能盡天下之才耳臣愚欲于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類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乃得預焉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其甲授翰林次科道次部屬而有官者則遞陞焉如此天下之士皆將奮爭于學雖有官者亦翹翹然有興起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或曰今士子一經俱不能精如餘經何曰制科以待非常之士也以科目收天下士以制科收非常之才如此而後天下無遺才故

曰科不疑易也　議奏帝不納

論傳奉疏弘治十四年　馬文升

臣惟人君之大柄莫先于惜名器國家之首務莫急于節財用仰惟太祖高皇帝奄有天下之初稽古建官各有定員非效勞任事者額外未嘗輕授一官彼時事無不立而政無不修所以府庫之財用有餘雖遇兵荒未嘗告乏之列聖相承咸率是道未聞有傳奉之官至成化年間始開傳奉之門而冗官為之漸多十六年因遇星

變廷臣論奏奉憲宗皇帝聖旨傳奉文職大小官員除
勲戚功陞廕授録用不動外其餘及儒士都寄名放回
有缺取用内有為事妄冒并乞恩陞授的查來定奪各
衙門匠官精通藝業的存留著支半俸欽此欽遵綸音
一下中外歡欣鼓舞咸以為雖漢武輪臺之詔亦不能
過但當時傳陞官員尚有退之未盡者恭遇皇上嗣登
寶位之初俯從言官之請但係傳奉官員盡行裁退天
下欣然稱頌仁明奈何近年以來大小官員傳奉者復

多其他亦有白衣人送中書處食糧習字出身得授中書舍人者前項傳陞等官十年該支俸糧動至數萬石皂隸銀不止萬餘兩況今親藩至三十餘府而郡王將軍中尉郡主郡君縣君儀賓等項不下千數所用祿糧通該百萬石有餘而兩京軍職比之洪武永樂年間員增數倍加以軍國之費所以內外倉廪空虛帑藏匱竭一遇兵荒動至賣官鬻爵而措之無方矣且國家貢賦有限皆小民脂膏以此有限之脂膏供彼無功之庸輩

月計不足歲計有餘則天下生靈豈有不困而府庫之財豈有不竭者哉本部嘗上請乞退此等冗官人等以省財用俱未蒙俞允亦有留中未出者伏望皇上大奮乾剛俯從羣議將額外傳陞及乞恩所陞官員及中書處習字人數除勲戚並進藥有效書寫制敕及大臣並經筵講讀官子孫外其餘通行裁革間住或止許冠帶榮身隨藝供事仍乞今後凡有代替乞恩傳奉陞官之人斷之以義不徇所請以塞倖門而戒奔競庶名器不

濫而國用少足矣　疏入得旨你每再查議停當來說

災異陳言疏弘治十　　林俊

臣聞雲南等處地震山崩災變異常今年正月初一日陝西延安朝邑等二十餘處同時地震决非泛泛循省可以消此大變者也攷之前古漢和帝永元二年則宮闈之應安帝建光元年則内侍之應晉元帝大興元年則柄臣之應今宜皆無是也惟兵禍之應漢光武時則武谿蠻反晉成帝時則蘇峻亂宋仁宗時則元昊不庭

方今敵人久聚河套兵禍之結已兆于斯萬一制勝無常可憂非細而草澤之間又保必無相煽而起者乎臣觀近時用費日奢科差日重人民日貧頗無固志如荆州瑞州九江等處烏合强徒輕竊名號敵殺官兵況內地人民之苦有加數倍者乎則不但北敵可憂遠壤內地均可憂也漢宣帝本始年間地震詔問經學賢良方正之士無敢端言其所以然宋儒胡氏謂地妻道也著見如此若有敢言使宣帝戒懼有以善處則霍家之禍

無由成矣夫宣帝賢君也霍光有輔遺之功有房闥之親小心恭慎賢臣也謂帝而不念光家謂光之家容有禍耶事不可料政亦類此則所謂宮闈内侍柄臣者臣望陛下静思而善處之未有謹而太過者也他如齋醮之設褻天黷神不惟無福實足招災南京蘇州織造花樣太巧松江大紅布太倉洗白布太細古人謂之服妖費財勞人災或由此至于占役當清冗食當汰工作當止供應當省賞賜當節儉德當謹逸欲當戒倖幸當遠

賢士君子當親皆陛下所宜留情盡己以修人事回天變者也伏望獨斷宸衷如元氣運行妙于無迹則宗社幸甚　疏入帝從之

論欺罔疏弘治十四年　周璽

臣竊見近日石副都御史洪鍾題稱新開潮河川工程已完乞要賞賜有功官軍等因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議者皆謂洪鍾忍心流毒已逃既往之誅無實冒功復望將來之賞輿情未愜公道難容臣待罪言

官義不容默竊照洪鍾先于弘治十二年冬奏要于潮河川鑿山改水築立重關計料程限可用千人之力不過半年之期如半年之外事不能成成功之後差官閱實不為國家經久大利則治臣之罪臣雖萬死亦不敢辭續該兵部題奉欽依已行欽遵修築去後即今工程已過二年未見成效況本官行事乖戾天毒降災壓死無辜人命數多窮竭民力糜費財用言官交章彈劾累次曾經該部奏要停止節奉聖旨潮河川已有前旨了

不必停止欽此欽遵臣仰窺節次詔旨無非軫念邊方惟懷永圖垂宗社億萬無疆之休也有君如此何忍負之惟洪鍾者一介凡庸叨蒙委任正宜感恩圖報以死勤事上體皇上深謀遠慮之心下副自己經久大利之計顧乃率意妄為肆行欺罔計其今年四月差錦衣衛千戸牟兵前去踏勘得洪鍾趲工甚急就使今夏鑿深止可容放小水誠恐日後沙石草木淤塞巡按御史張垣亦奏稱工程尚多相隔等情至今未及一月遽爾奏

成乞要賞賜縱有拔山蓋世之雄亦安能倉猝成就如
此之速觀其奏稱初意止欲分泄水勢以免衝城及六
七月大水猛發難料臨期于新隄之傍分減水勢使二
處分流水勢必緩庶無衝城决圯之患等情又稱新開
河道尚存第一崖岸水盡開鑿除量留工價委付分守
兵備等官候夏秋大水過後臨期相度水勢分數再加
修築寬廣用石包砌隄堰比之原奏第二第三寨之間
山凹川水衝聚散流入闢鑿而通之則皆由此而入無

復衝激闗口之患外高内低約餘二丈鑿為兩涯水行其間則沛然就下無復横流因而疏之以達宻雲而至通州則有水之時十斛運船可至其地水小之時小船亦可常行因之水運得免山東河南北直隷之民轉輸于崇山峻嶺之間其利不小等語前後所奏轉換支吾自相矛盾又聞所修磚城亦將衝倒若遇大水猛發旋築旋壊終無了期貽害匪輕大利安在自弘治十二年二月興工至弘治十四年五月已經兩度夏秋曾遇大

水此時洪鍾何不相度水勢必待分守兵備等官後來修築即其本心自知前功洪不可成欲免後患既不服罪輸情痛省己咎乃敢文過飾非重為欺罔以無益微勞聳惑聖聽以難成大役退託他官雖稱乞賞官軍其實豫為已地欺罔之罪法所難容况今奏稱雁尾山等處係伊撫屬地失火延燒周圍七十餘里逼近禁山臣恐洪鍾先年壓死人命數多荷蒙寛宥今又燒山烈石致傷和氣故皇天震怒火災逼近驚動陵寢然地道尚

靜神體宜安今民怨天怒火逼禁山我祖宗在天之靈豈能安耶是豈可獨歸罪于地方官軍謂非洪鍾燒山烈石之所致儆伏望皇上以天變為畏以人言為恤以祖宗陵寢為念通查洪鍾先年原奏事成之後差官閱實不為國家經久大利治臣之罪原由仍選差科道公正官員前去從實體勘果有大利如洪鍾先年所言具奏陞賞若是茍簡成功僥倖目前圖免後患亦必拏送法司明正典刑以為欺罔之戒以雪蒼生之怨仍乞敕

該部計議遣官祭告陵寢以安祖宗在天之靈如此則國法昭明神人胥慶而先年無辜壓死之寃不致含憤幽壤矣　疏入帝從之

會計天下錢糧奏 弘治十五年　　韓文

臣等竊惟因地制賦乃立國之大經量入為出實理財之要道故禹貢承六府之修而分土作貢成周以九賦斂財賄必九式均節之降是而後若漢唐盛世或度官量吏以賦民稅或計丁授田以立租調是皆能推本末

之義以適斂散之宜者也洪惟太祖高皇帝混一海宇疆理之盛逺過前代貢賦之制取凖哲王不可尚已然洪武年間建都金陵當時供給之大南京為重各邊次之自永樂以來定蹕燕都其後供給之大京師為重南京次之而各邊又次之然洪武年間供給南京止于湖廣江西浙江應天寧國太平及蕪松常鎮等處而已供給各邊止于山西陝西及河南山東北直隸等處而已今天下司府州除陝西山西雲南貴州廣東廣西福建

四川八布政司隆慶保安二州錢糧俱本處存留起運邊方備用內福建廣東止有起運京庫折糧銀兩一項其湖廣江西浙江及蘇松常鎮廬鳳淮揚既供南京又供京師北直隸河南山東既供京師又供各邊則是前項五布政司兩直隸地方昔之供億者一而今之供億者二昔之常賦甚簡而今之常賦甚繁然不特常賦之繁而已正統以前國家費用減省故百凡輸納皆不出常額之外自景泰至今國家供用日盛科需日增有司

應上之求不得已往往于額外加徵派納如河南山東等處之添納邊糧浙江雲廣等處之添買香蠟金兩皆先年所無者由是觀之則知今日國用之急民力之窮誠爲可憂也雖然所可憂者不過據已往之用計近日之費耳若計近日以逆將來之費又有可憂者焉何則往者年豐歲登運河易達邊方無調發之久州縣無流徙之多有司得以藉先年之積制一歲之用或從有以均無或用豐而補歉猶之可也今太倉無數年之積而

冗食者加于前內帑缺現年之用而給費者日伺于後
征需已極而郡縣旱潦之不時輸送已窮而邊方請給
之不已顧後瞻前朝不謀夕萬一他日河流少止漕運
遲誤邊郡有警軍餉空虛則京儲求歲入三百七十萬
之數固難猝至邊餉須四百萬兩之銀亦難遽集不幸
復加數千里之水旱通行賑貸連十數萬之軍旅皆欲
餉給是時欲賦之民而民困已極欲借之官而官帑已
虛不知又將何所取給哉所謂又有可憂者正以此也

臣等猥以非才叨司國計今天下倉庫處處空虛軍民在在疲憊晝夜思維策無所施伏望皇上憫天下民物凋敝之餘念國家財賦需用之急須先事以豫圖斯有備而無患如蒙俞允乞敕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并科道掌印官公同計議京通糧儲支費日增如何節之使不濫費太倉銀庫虧損日滋如何制之使得充實內庫告乏累取天下銀兩以實之然隨實隨虛何以得常實而緩急之不誤廚料缺用屢借別項

銀兩以給之然隨給隨缺何以得減省而民困之少甦各邊軍儲如何調度使小民免征輸之苦各運司鹽課如何撙節使邊警得倉猝之用祿米莊田如何處置可以應無已之求馬房草料如何經畫可以省無窮之費速香黃蠟以何年為中制可行而不濫取布疋收受以何例為準則可守而不害民河南山西存留糧之短少何以補助湖廣等處存留糧之足否何以查處以至天下災傷蠲免稅糧又何以處分使有恤民之實通行議

處停當開立條件奏請定奪施行如此庶于聖政有補而天下蒼生咸被其澤矣伏望皇上憫天下民窮財盡之極體祖宗節用愛人之心少留睿覽斷自宸衷俯賜施行臣工胥慶此外凡供應興造之浩繁量為減省近臣貴戚之賞賚少加撙節如此庶幾存一分國有一分之益寛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而于邦計亦大有所頼矣臣等不勝悃懇之至 奏入得旨卿等所議事宜深切時弊重京儲另旨發落省供應均禁例已有旨行了清

鹽法等再奏來說其餘都准議行

請皇太子御經帖疏 弘治十五年 馬文升

臣謹奏恭惟皇太子殿下年漸長成天資英偉內外宮臣朝夕輔導講讀學有進益此誠宗社無疆之休後世臣民之福也但臣等叨任大臣臣文升臣珪俱任東宮保傅自弘治十一年三月初六日皇太子初出讀書于文華殿獲覩睿顏之後至今五載止是正旦冬至及每月朔望日于文華殿門外朝參相去頗遠仰惟皇上嗣

登大寶日決萬幾猶每月三御經筵令翰林儒臣講讀經書以隆聖學而追古帝王今皇太子當進學之時雖日出讀書止在左春坊與二三內閣大臣及東宮並翰林院講讀等官相接且去處頗狹未甚從容攷之古者帝王之教太子左右前後罔非正人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此所以教諭而德成也臣等愚見以為欲請皇太子照皇上御經筵故事每月三次初六十六二十六出御文華殿令臣等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鴻臚寺掌

印正官並二品以上官同內閣大臣東宮講讀等官侍班講書其侍衛將軍等項比皇上御經筵之日減半庶臣等得覩皇太子之睿顏而皇太子亦識臣等之愚貌收斂身心嚴威淵穆相接日久自然度量益宏識見益廣日就月將以至于緝熙光明之地睿德益盛而帝王之域有不難造矣臣等惓惓犬馬愚誠如此伏乞聖明留意裁處宗社幸甚臣等幸甚　疏入帝不納

巡撫事宜疏　弘治十五年　馬文升

臣等查得先該戶部奏准各處巡撫官員每年八月以裏一次赴京議事續准兵部咨為公務事照得各處巡撫官員每年在邊者于四月內腹裏者于八月內到京議事緣近日各處地方中間賊情未甚寧息者若令一概赴京誠恐缺人誤事合無行移各處巡撫官員其斟酌各該地方如果平安別無緊要事情妨占照例議事若是地方賊情尚未寧息軍民未得安輯有事難以摘離宜將應議事件明白條陳徑自奏請定奪等因具題

奉聖旨是各處正要用人且都不必來欽此備咨前來臣猥以菲材謬膺重寄夙夜憂惕思圖報稱惟欲軍民安妥地方寧靜其一應合行有益軍民事務除遵依欽奉敕諭內便宜處置事理陸續施行及會同欽差鎮守陝西太監等官計議停當節次具奏外今將合議事件開列具本謹題請旨一重守令以廣德澤竊惟致治莫先安民安民在擇守令蓋守令者親民之官得其人則庶民皆安養而天下無不治矣皇上愛民之心無異于

舜禹宰相贊理之勤有同于伊周然而治不古若而小民不蒙郅治之澤者葢以守令不得其人而已矣守令之不得其人者由作之無其法而已矣竊見今之守令由進士舉人出身者往往多得其人由監生除授者鮮有能稱其職揆其所自其監生坐監並在吏部聽選二十餘年方得出身比至除授之時年已五十以上鬚髮皓然神志昏倦其意以為在任不久又將黜退陞用之例諒不我及所以惟務貪贓之計罔有治民之心雖有

吏部考察黜退之例及臣與巡按御史按察司??之嚴然今日之黜退者爲因老耄貪婪後來之除授者又有老耄闒茸之甚于前所退者葢以國子監所養人材不過如此若止仍舊考察數數黜退而不知所以更張遴選之則小民送舊迎新徒爲勞費夫用賢所以育民而賢才之盛未有過于進士也以進士而除授今人皆以爲幸登黃甲輒除外任有辜父母之望而屈士子之心殊不知設科所以求賢求賢所以爲民以年幼進士

而任守令民情世故無不練達他日或居藩臬或補內任輔世長民綽有餘裕是亦作養人材之一端也陜西地方比之各處大有不同其同知判官縣丞主簿近年部運各處邊方夏秋稅糧相繼往來并不在任止有知州知縣獨員處事若非得人事何克濟伏望皇上敕吏部今後各處知州知縣有缺照依已故大學士李賢奏准事例每選將在部聽選舉人不分到部年月日遠近及監生中年未老耄資質英俊者通行改選學問老成

文移頗通堪任正官者並將各部觀政進士照依甲數挨次取用除京任外其餘相兼舉人監生除授知州知縣其進士到任之後果有廉名政績昭著者不分三年六年仍令挨次擢用知州量陞郎中知縣量陞主事御史評事或令巡按御史並布按二司官于所屬官員內廉名素著才能出衆堪任知州知縣者各舉所知三五員各另徑自具奏吏部定奪授職在任若有貪酷事發連坐舉主之罪以後知州知縣有缺俱照此例除選如

此庶使守令皆得其人而太平之治可期矣一添風憲以撫流民臣聞防禍于未然者易除患于已然者難葢禍患未萌以治術防之而有餘禍患已成雖兵戈除之而不足此古人所以圖難于其易而消患于未然也竊照漢中府地方廣闊延袤千里人民數少出差甚多其河南山西山東四川並陜西所屬八府人民或因逃避糧差或因畏當軍匠及因本處地方荒旱俱各逃往漢中府地方金州等處居住彼處地土可耕柴草甚便既

不納糧又不當差所以人樂居此不肯還鄉目今各處流民在彼不下十萬以上去歲因滿四等反叛臣恐乘機嘯聚為患地方已令按察司僉事孫逢吉前去彼處查勘現數造冊收照行仰各該官司撫恤禁治聽其自在生理俟豐年省令回還此等之徒若逼趕緊急又恐激變為患若聽令在彼居住難保久遠無虞況漢中山勢之險尤甚于竹房流民之多不減于襄鄧雖嘗委官巡視終是責任未專必須添官以專其任庶使地方可

保無虞查得河南爲因南陽之間流民甚多添除參議僉事各一員奉敕專一撫治近于荆襄南陽之間又蒙欽命都御史一員以總其事是皆思患豫防防微杜漸之意也如蒙乞照河南事例或添除或就于按察司僉事内專委一員請給敕書前去漢中府就帶家小專一在彼往來巡視撫治前項流民其一道分巡事務亦令本官管理及會同守備漢中府都指揮張順操練軍馬守護城池禁革奸弊防察不虞務要處置有方不許偏

執誤事如此庶使責任專一而地方可保無虞矣一增課鈔以贍軍用竊惟理財之方有經常之道有權時之宜經常之道可行于無事之日權時之宜則施于財匱之秋也若拘經常之道而不知權時之宜則軍國之用有不足而贍軍之需有不充矣照得陝西所屬衛所官軍除沿邊外其腹裏軍人月糧該支一石者止關本色六斗其餘四斗折支鈔貫其軍職不分沿邊腹裏四六關支本色六分折鈔四分及查得官軍折俸折糧并各

王府及將軍儀賔并司府州縣官員折俸通共一年該用鈔一千七十六萬五千四百六貫今所屬每年止收額設戶口食鹽課程鈔共九百五十八萬七千四百九十四貫所收不及所用一年共欠少一百一十七萬七千九百一十二貫而災傷減免者不在其數且陜西官軍披堅執銳臥雪眠霜比之各處官軍勞逸不同其妻子在衛全資月糧俸米養贍爲因糧餉不足減半折支鈔貫今所折鈔貫亦因不敷有一二年不得關支者四

五年不得關支者縱得關支一年鈔貫亦不得易買數月之糧又無要買補馬匹置備軍裝或典賣妻子或揭借財物艱難困苦相繼逃亡月糧折支鈔貫人情已有不堪鈔又不得關支尤非事體若不行權時之宜另行設法整理誠恐年復一年困苦嗟怨益為罷弊將何以蓄養銳氣而使折衝禦侮也臣看得西安府在城四門一日之間各處販賣柴薪等項牛騾車不下五百餘輛及看得陝西河南客商販賣馬騾一年之間亦不止數

萬餘匹俱從潼關經過前項車輛馬騾亦令投稅若將馬騾車輛量加納稅鈔是亦權時增廣鈔貫之一端也如蒙乞敕戶部計議轉行陜西布政司將西安府在城四門所進柴薪等項車輛照依在京事例每大車一輛納鈔四貫小車一輛納鈔二貫其馬騾委西安府首領官員于潼關收報每馬一匹納鈔十貫每騾一頭納鈔五貫每季將二項所收鈔貫俱送布政司官庫收貯以備官軍折色俸糧支用候年終將通收過鈔貫數目布

政司造冊奏繳戶部查照其收斂去處按察司分巡官不時巡視敢有作弊者就便拏問如律如此庶使課斂頗增而官軍俸糧折色不致匱乏矣一撫軍士以蓄銳氣竊惟克敵制勝莫先于軍士之効勞養銳蓄威必在乎衣食之充足葢軍士在邊必衣食充足而復可以蓄養其銳也照得陜西腹裏衛所軍士俱在三邊操備有一年一次回衛休息者有十八個月回衛休息者又有一家正軍餘丁二三名在邊操備者其在衛餘丁又要

種納屯糧子粒守城等項差使且以在邊軍士言之既有官給騎操馬匹赴邊之日彼處總兵副叅等官每軍一名又要脚力或馬或騾一匹頭其軍士既無營生又無産業止靠月糧六斗養贍置備軍裝整理盤纏亦皆仰給于此懼怕到邊責打只得原籍户下津貼財物置買前去比至則邊方該管官旗或指以買置旗號纓頭為名或假以修理城垣門樓為由節次科歛逼迫無奈又將原買脚力馬騾變賣出辦未及一年使用盡絶或

又有倒死官馬隨要買賠逼迫緊急只得揭借或本管指揮千百户彼處副參等官馬匹錢物馬一匹還銀二三百兩者有之銀一兩還本利三四兩者有之比至回衛各官家人隨即前來索取在衛官員懼其勢要只得監追或典賣妻子或揭借月糧歸還前去賠馬一匹已至破家蕩産倘再倒死將何所買賠因此而逃亡者十常八九所以各邊軍士日見缺少且以官馬倒死責令賠補固爲良法其馬之倒死若不論其急病瘦損倒死

之分一概令軍士賠補誠恐年復一年艱難益甚又不止于逃亡之患而恐有意外之虞矣罷獘軍士莫甚于斯況在邊軍士多有衣不遮體食不充口瘦損尩羸形容枯槁總兵等官略不介意臣在石城目所親覩如此而欲望其用命効勞克敵制勝葢亦難矣所以一遇兵戎犯邊多有不能支持必須奏討京軍若不肯著實優恤蓄養銳氣誠恐因循年久益加困獘敵人窺伺我軍虛實擁衆犯邊重有以貽國家之大患也臣每念及此

深為寒心如蒙乞敕兵部計議行移各邊太監總兵都御史等官今後將所屬官軍領騎操馬匹置立印信文簿每月三次點視膘息肥壯者列為一等膘息瘦者列為一等若三次點視俱瘦以後馬匹倒死者著令買補以戒軍士不肯用心餵養之弊其三次膘息肥壯遇有緊急病證倒死者免其追賠以蘓軍士艱難之苦如果例該買補本軍在邊艱難者行移原衛著落戶下餘丁買補完備本都司差人觧送前去若是各軍將及下班

倒死馬匹者就仰回衛從容置買上班之日騎坐赴邊
及遇有纓頭旗號損壞須該置備者令總兵巡撫等官
設法措置買辦應用如果無處措置行移陝西都布二
司派屬買辦解去並不許分毫科擾于軍及非奉奏准
事例亦不許擅自投使酷害其各軍士上班脚力隨其
貧富或騾或驢或二人共買驢者各聽從其便總兵等
官俱不許追究逼迫及不許仍前放債于所管軍士令
家人前去各衛取討逼軍逃竄果有前項奸弊許巡按

御史指實具奏區處仍用心優恤軍士作興銳氣務令得所不致逃亡如此庶使軍士感激而可以成克敵制勝之功矣一清軍丁以杜勾擾竊惟發冊清取軍人不許差官擅勾所以絕勾擾之弊而立長久之法也然法立既久不能無弊若不隨時斟酌嚴為禁治則前法愈壞奸弊愈生而民有不勝其害矣矣近該陝西布政司清軍委官左參政于璠呈查得節據西安府耀州等州蒲城等鄉軍丁惠林等各告稱各有戶丁應當瀘州利

州清州等衛所軍沒有告稱在營現有正軍身力精壯又有餘丁三四丁者七八丁者十四五丁者甚至二三十丁者俱各種田買賣家道富實因怪原籍戶丁不來供給往往買囑衛所官旗揑稱老疾逃故等項遞年發冊勾擾及至解衛為因軍伍不缺將解去戶丁為奴驅使者有之耕種田地者有之甚至將盤纏衣服等項盡數拘收入已放回者亦有之又有告稱正軍回還取討盤纏不一二年軍妻又回取討軍妻回衛不五七月餘

丁又來取討者原籍人丁為因辦納糧差家道貧窘無從措辦只得將田地房屋典賣者有之將男女頭畜貨鬻者有之及至打發起程稍不如意輒便同衛發冊勾取又有告稱正軍餘丁人丁同還出賣自己房屋田地因與房族親戚及鄰里人等爭競讎恨在心同衛妄取別房人丁者有之妄取同名同姓者亦有之此等情節往往赴官訴告分豁所司因見兵部發冊清勾難于主張只得依文解去查理原籍拋下田地無人耕種遺下

糧差無人辦納又累里甲僉點大戶管解及到衛所投
文官吏又要拜見錢物旗甲索取饋送土宜彼既有丁
只得放回往回數千餘里動經半年之上破家蕩産甚
可哀憐查得欽降軍政條例內開正軍在營已有壯丁
就收補伍不許原籍勾取有司體勘是實回報原衛將
在營已有壯丁就收入軍衛不許違例勾擾降依奉外
今各該官吏故違前例往往聽受在營軍丁賄囑輒與
發冊清勾非惟紊煩官府抑且擾害人民照得陝西布

政司每歳該清軍士不下數十萬餘各該衛所發冊之弊固有而利州瀘州二衛青川一所發冊之弊尤多呈乞通行四川前項衛所禁約等因到院竊詳衛所缺軍發冊清取戶丁理固當然軍伍不缺行文勾擾原籍民實受害且陝西人民遞年供給各邊糧草兼以累歳旱荒薄收財力皆困凋弊已極今前項衛所軍人不思原籍人丁艱苦困恡不與供送盤纏輒便揑故清取連年擾害不得安生誠為可恨除前項清勾軍人行令參政

于璠暫解戶丁前去查理及行四川按察使禁約外誠恐各處衛所亦有此弊如蒙乞敕兵部行移天下衛所各將現在并逃亡等項軍人備查的確鄉貫充軍來歷現在者要開應役正軍并在營餘丁姓名口數每一布政司並直隸各府各另類造文冊一本差人齎送本部照清冊事例轉發各該布政司並南京直隸府分收照以後各處衛所發冊清勾軍人到彼先行比對原降文冊如在衛原造有空閒餘丁數人又清取戶丁顯是挾

讎作弊所清戶丁免其查解仍行彼處清軍按察司官
員再行本衛查理如果在衛有丁就將作獘之人并該
管旗吏先行提問如律干礙本官奏請提問不許管軍
管事者令帶俸差操若是在衛原先止有一丁今開逃
故者亦要開寫其年月日逃故許解戶丁前去補役仍
通行各處巡撫巡按並清軍官員嚴加禁約所屬衛所
不許接受財物聽從本衛當軍之人因恠原籍不與供
送盤纏捏作逃故一概發冊清勾擾害果有逃故例該

清勾者衛所官員務要取勘明白方許造冊送部清勾如此庶使在衛軍人無雖捏之弊而原籍戶丁免勾擾之害矣一存遠軍以實兵備竊惟陝西關中重地北連河套西抵番夷南通漢中東接襄鄧安危所繫誠為不輕比之他方尤當軫念況敵人犯邊必先于此方今急務惟在兵部兵若不足以戰則不能勝以守則不能固今陝西腹裏衛所軍士以十分為率逃亡等項已有三分以上除各邊操備及屯田外現在守城正軍每衛或

二百名或一百名甚至止有五六十名又皆老弱尫羸不堪守戰若非宣德正統年間將本處充發遠方不服水土遠年清勾軍人編發附近衛所收操及將輩固臨洮延安慶陽人民選作土軍則陝西軍士誠為之缺少而各邊操備者益為之不敷矣近年缺少各邊操備逃故及死損軍士為因腹裏軍少無從撥補文移往來終無裨益查得陝西西安等府所屬縣分人民先年為事充軍多有發編四川貴州雲南廣東廣西福建等處衛

所者為因水土不服多為煙瘴所侵隨到隨死不可勝計及至各衛所移文清取過二年或三年方得起到解彼又為前項之故復多死亡仍行原籍清勾其户丁與解人懼瘴煙死亡之患兩懷戀土之心彼此通因或逃走外郡潛入番夷一二十年不得到衛原籍人丁懼怕清解全家逃亡者有之其南方之人發充陜西當軍逃故等項發冊清勾者亦多畏懼此間地方苦寒不肯前來著役間有解到又多氣體瘦弱不甚操調到衛未久

隨即在逃雖有清勾之名全無解補之實軍伍空缺兩無所益如蒙乞敕兵部計議將陜西人民先發四川雲貴廣東廣西福建地方充軍者除四川貴州現今有例仍令解補應當外其雲南兩廣福建年久逃故原衛無丁戶丁屢到屢死屢解屢逃者行仰陜西布按二司清軍官員將前項衛所遠年清勾當解戶丁如果屢次解發到彼死亡者仍照比先不服水土事例改發陜西三邊缺軍衛所補伍操備若雲南兩廣福建有充陜西衛

所軍役遠年逃故清勾不到者即令收發本處鄰近衛所當軍仍行兩處清軍官員責令各該衛所將名伍彼此開除操備之後但有在逃者仍發原衛當軍如此庶使軍士各服水土而無死亡之患衛所不致缺軍而有操守之實矣一禁通番以絶邊患竊惟欲絶邊方之患當禁啓患之源葢邊患不能以自生必因人以啓召之也照得陜西洮岷河州西寧等處衛所沿邊番夷即古之吐番其性譎詐叛服不常歴代以來屢為邊患洪惟

我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撫治四夷示之以威懷之以德彼皆順服歲時進貢其所用食茶鐵鍋銅器羅段等物奏奉明文方纔給與及許令各該番人四時前來合邊交易買賣委官管領當時法度嚴明軍民遵守不敢私自通番以取其利其各族番人亦盡知我邊情虛實一向畏服不敢為惡其後有等各邊無知軍民及軍職子弟甚至守備官員往往亦令家人將鐵鍋食茶段疋銅器等貨買求把守關隘之人公然私出外境進入番

族易換彼處所産馬匹等物以致番人將所得鐵鍋段疋置造軍器及戰襖等項遂萌侵犯之心或因爭論價值將通番漢人殺死同去之人因是違法不敢告官番人畏懼漢人報讎亦不敢前來交易曰肆搶刼漸成讎隙及各寨堡把守官軍因見鄰近有等本分不曾為惡吐番卻又妄稱本族搶刼等情恐嚇賠償財物因而激變隨同各族為惡引惹邊患皆由于此甚至有等近邊土人居民因與番人結親或通吐番冒名進貢貪圖賞

賜往來情熟專為緝探邊方一應事情動輒傳與所以各邊番人益加生拗不聽撫化節次為惡搶殺人畜物件若不嚴加禁約誠恐各邊官軍互相倣傚一槩通番積習年久重貽邊患未便如蒙乞敕都察院查照洪武永樂年間福建廣東下海通番事例出給榜文發仰洮岷河州西寧但係鄰近番人去處張掛曉諭今後但有置買鐵鍋銅罷羅段私茶等貨潛出外境進入番族貨賣及各寨軍人將良善不曾為惡族詐稱搶劫恐嚇財

物並與番人結親傳報腹裏事情者事發勘問明白本身處死全家軍發極邊衛分民發腹裏衛分充軍若軍職及守備官員縱容弟姪兒男通番買賣者指揮千百戸鎮撫亦發邊衛充軍守備官員奏請定奪如此庶使法度嚴明人知驚懼而邊患為少息矣　疏入帝不納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二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高棫生

謄録監生臣楊鯤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一

議行武舉疏弘治十七年

劉大夏

臣惟武舉之設將以攬延英雄廣儲將帥招徠韜晦之士收拾跅弛之才葢以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二道天之生才以供世用惟文武二藝凡國家求相于文求將于武亦惟文武二科我朝設文舉足以備一代之彜典而其網羅之周包關閲以及草澤均得人以備任使

其用武臣也甄别軍功之大小以為陞擢之階級内或陟督府之崇班外或膺邊方之重寄世享簪纓家足饟廪奬勵武臣作興士氣意甚善矣但求止于武弁一途凡授鉞推轂非出于貴寵之子弟即拔自行伍之粗材近歲有保舉將材之例又但據其現有官職之人其間往往徇名而不責實挽强引重者視為勇敢談說縱横者目為謀略及委以重兵臨以大敵僨事者多而成功者少葢因求將之意雖勞而選將之路太狹也宋臣范

仲淹有言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令日之獘殆亦坐此且天之賦人以才紬于文者或優于武不以遠而嗇不以賤而限如穰苴生于寒微吳起困于羇旅樂毅出于疎賤黥布雜于輿臺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為之汲引豈能有致通顯建功于世而垂稱于後耶夫武以用將為先亦猶文以求相為先孫武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司馬曰將不能設無以應卒昔唐之求將之為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

郭子儀卒成再造之功宋知求將之為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卒能料元昊之背叛破智高之猖獗益異人傑士咸奮興以赴功名之會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宋臣蘇洵言于仁宗曰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于此乎取之十八人之中豈無一二此名儒格言為足徵也茲者適當武舉再開之時法制未備禮義未隆上未足以恊旁求之心下不足以副登進之望宋臣富弼請置武舉嘗曰法度粗率未能致特起之士臣竊與之異

世而同懷也葢事既當重則品式宜加詳儒恩禮宜從
優厚今欲依倣唐宋故事參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
益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豫期行移兩京各省
令具轉行曉諭如有究極韜畧精通武藝者或隱于山
林或育于學校或羈于戎卒或係于士籍許赴所在官
司投報果可取者禮送兵部會萃數目請于次年開科
初較騎射二較步射三試策論優者列職論官以示崇
異其非全材黜之以俟後舉此制酌定庶法式昭宣足

以備𠫭憲禮遇崇重足以激人心凡海內智勇之士莫不仗劒而起各售其術期以効用于世是驅天下之英雄而入于吾之彀中陛下合羣策而用之何憂之不可敵何侮之不可禦仲威萬里將無不如吾意者又何必思借才于異代也哉　疏入帝從之

覆金洪陳邊務疏議　弘治十七年　劉大夏

臣等看得陜西巡按金洪所奏後開十事俱係邊方要務本官親歴其地奉勅閲實聞見必真擬合逐一對款

議擬伏乞聖明裁處一嚴燒荒以安邊也查得每年秋深草水枯乾之時本部請敕各鎮守臣并獨守一方內外官員先行差人哨無敵情然後行令副參等官各照地方出境燒荒巳有常行定例但將官實心奉行者少欲于燒荒畢日重復出境查驗勢恐難行令詳本官所奏之意則是套內敵情有無可以驗燒荒虛實合無通行各邊今後每年燒荒官軍回日巡撫務要盤檢有無牲口帶來日後如有外夷在套或近邊住牧就遣夜不

收哨探在何地方離邊遠近查與原報燒過里數若干就將原日領軍出燒荒將官指實參奏拏問之本處查有入邊失事緣由依擬降謫一修城堡以固邊也查得近該延綏守臣奏稱本鎮寧夏至定邊營一帶地方衝要應行修築邊牆等因已經題行總制衙門公同守臣勘議具奏外今本官又奏前因大意在于選用巡山官員修理各該險阻事在彼處難以遥制合無備行總制秦紘公同二鎮守臣一并查勘備由且奏一揀將才以

鎮邊也看得本官閱視地方開奏各官賢否應當參酌所言處置但延寧一帶為事將官近該本部奏稱敵衆過河要人隄備已經奉有欽依姑令記罪前去領兵隄備候敵情寧日照舊問結所舉王戟魏鎮藍海棌候聽用外所具開奏馬隆姜漢亦各稱有將官器度宜當俟具後效傅釗張翼既稱其怯敵圖利無才貪殘合無行令總制并各該巡撫再加詢訪的確候各官問結之日另行具奏定奪一放土軍以信邊也查得先為急募土

兵以禦敵人事招募過延寧二鎮土軍共二萬一千三百七十六名編成隊伍闕與軍器各隨衛所營堡食糧就令原招人員管習武藝情願常操者補作游兵之數其餘分作兩班每年十月起至開年三月止每班備禦三箇月該管官員敢有科擾及擅勾非時公私役使者參奏究治等因題奉聖旨是欽此欽遵通行去後續該彼處守臣奏稱各軍情願留操及將沿邊增設衛分就將各軍編發補伍行令勘處間令金洪親歷其地據告

眞情稱比先招募之濫近日拘留之苦供貼之難甚至
願將原賞銀兩送官疎放中間難保其無揑作願留及
科擾役使之弊合無將金洪所言備行總制秦紘候邊
情寧日選委二司能幹著實官員各赴二鎮將原招軍
士逐一清審明白乃查照欽依事理除著實甘心願留
補作游兵其餘俱責令里老及該管人員保領照例冬
春輪班操備夏秋放免歸農遇有重大敵情一面移行
巡撫巡按會同拘集一面奏聞拘操之日照例支糧中

間查有死亡相告明白即與開除顧補者聽詭名揑報逃走者就拘原報之人正身及父兄子弟頂當仍將審過實數并處置過緣由咨部知會若查有科擾等弊應拏問者拏問應參奏者指實參奏一教騎射以禦邊也看得操練官軍騎射係是將官本等職業今金洪親歷其地比驗軍士如此不堪該管將官所幹何事巡撫因何扶同不言况事在人行兵敝中制合無不必本部立法差官止將金洪所言通行各邊總兵今後務要嚴督

副參管官用心設法教習騎射巡撫不時比驗將把總管隊等官量行罰賞若將官果有中間不肯嚴督操練虛應故事即便俱實奏聞御史按歷去處比驗軍士若果驗射不熟及詢訪將官止知掊尅私役者指實具奏本部將巡撫總兵一并參奏取自上裁一節工役以逸邉也查得先該寧夏守臣各奏稱勘議過本邉原有古渠三道東渠中渠現通水利可遏敵路惟山邉一渠內地方似為敵境欲將舊渠挑成河塹以限戎馬多得地

利以資邊儲本部議得工程浩大難便輕舉仍行各官會同巡按再行計議迄今三年未據奏報今本官奏稱所開之渠地高于水不能灌溉山口多石功亦難成並據寧夏久疲未蘇之人何以堪此合無備行總制秦紘移文該鎮守臣從長計議如果此渠難以施工徒勞無益即便停止咨部知會一用精鋭以助邊也查得各邊遇有敵中走回人口審有的確鄉貫者送發寧家完聚免其雜差係現行事例令本官奏要將前項在敵年久

走回之人俱令就彼便所收入隊伍緊與糧賞是亦選用精銳用防邊鄙之意但此輩被擄日久自意骨枯草野不復與父母妻子見面幸而脫死生還情難一緊强留合無行移彼處鎮巡官員今後被擄走回審有鄉貫之人若果精銳情願在邊殺敵者量給賞勞與邊軍一體收伍食糧不願者仍照舊例施行一分地方以理邊也看得二司官員巡守必須地方便利方可責成今闗西河西二道既地里遠近懸絶難于遍巡則一方庶務

何以督理西倉官汚吏安知警懼金洪所奏亦爲有見合無仍行陝西巡撫再行參酌奏内事理如果前項所定地方均停從宜更改行令二司官遵守施行一慰死事以勸邊也查得孔𪣆溝死事官軍近該總制秦紘具奏本部議擬具題節該奉聖旨是朱鼎妙齡武臣許優䘏墾各贈官二級仍查他子孫照例襲陞其餘陣亡官軍便著查明來說定奪欽此欽遵通行去後及又查得本部題准事例凡夜不收公差人役被敵殺者死賞

銀五兩擄去者亦賞銀二兩以恤其家令本官又奏前因緣各查有前項題行事理難再別議合咨都察院轉行本官將前項奏行陣亡官軍事情作急勘報及今後有公差夜不收被敵殺擄者照例具奏施行一分賠補以恤邉也查得官軍騎操馬匹除追敵燒荒等項公差倒死免追其餘槽下倒死告相明白官軍朋合出銀馬主出備樁頭官為通融買補此係奏行事例其朋合之例每年終止令六個月按月每月都指揮出銀一錢千

百戶鎮撫出銀七分旗軍出銀五分椿頭之例倒死馬
主都指揮出銀三兩指揮出銀二兩五錢走失者鎮撫
出銀二兩旗軍出銀一兩五錢走失者各加銀五錢今
金洪因各邊見騎操馬匹追補不均要得查究倒死緣
由分別免追一節最為有見既查有前例相應通行遵
守合無本部移咨各該巡撫及咨都察院轉行本官各
仰所屬衛所官軍務要各將騎操馬匹用心愛惜餵養
膘壯以聽調用內有因公追敵等項致死者免其賠補

官給馬匹醫治不效者即係槽下倒死之數照例追徵椿頭銀兩貼補朋合銀兩買補其有為因私事走死及諸般作踐倒死者查勘的實即追好馬一匹還官或追銀十兩在官買馬各邊一體通行不許偏執致有彼此不同則馬政不致廢弛矣 議奏得旨准議

請立記注史官疏 弘治十七年 儲巏

臣伏見陛下即立以來屢垂清問召見大臣至于今歲舉行尤數或究典禮或詢治道或綜核庶職或制御四

方邇者又親御午門讞審大獄盛德偉績垂耀無窮非臣之愚所能殫述臣聞充舜之德文武之政所以布天下傳後世者賴有典謨方策之存使非史官當時紀載則後代君臣何所誦法故古者設立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職綦重也臣備員班行每覩陛下宣召羣臣奏對多係帷幄之語造膝之言近臣不得聽聞史臣何由紀錄臣竊惜之夫前代史官追述往昔尚且網羅散失摭拾傳聞以成不刊之典豈及今日宸衷睿想之所形

聖謨神斷之所著明並日月炳若丹青顯然可書足以傳信乎且儒學里塾之士門生弟子更相問難猶有實錄年譜以備遺亡陛下傳精一之學臨埏紘之衆勵精圖治益大有為自此延訪日廣政事日新益有不可勝書者顧乃無所纂記以貽來世非缺典歟失今不圖誠恐歲月綿遠耆舊彫謝或遺失莫存或傳聞各異事蹟無以究其始末日月無以攷其先後雖悔之亦無及已竊攷本朝史職似與前代稍異臣愚欲乞陛下特勑在

廷臣僚先後曽蒙召問者備錄聖旨奏對之詞具本進覽宣付史館如事涉機密不宜宣露者御覽訖仍乞封識付之謹密之臣藏諸深嚴之地所謂金匱石室者以俟將來庶聖君言動舉止無所遺羣臣論說亦以附見洪武年間嘗有起居注陛下儻採臣言而行之遵祖宗之典貽萬世之謀臣不勝至願　疏入帝從之

豫處邊儲以備兵餉疏　弘治十八年　楊一清

臣竊惟圖事于平時者易應變于倉卒者難先年陜西

因不曾先事儲蓄及至敵人入套動調馬軍奏開課鹽若干萬引運送官銀若干萬兩舉行納銀冠帶等項事例敵尋出套師旅既罷倉庫一空徒為乘時射利者之地而民遭餽運轉輸之苦逮今比屋蕭然生理未復向使敵人不退兵連禍結內變將作何以為計言之可為寒心邇報稍息上下相安遂謂無事儲蓄之策廢而不講頃者敵復入套烽火絡繹計所儲在在不足相顧駭愕仰給朝廷幸而敵人悔禍遠遁設或潛伏河套經年

不出來秋大舉長驅深入縱然不惜府庫之財以充供軍之費而地方所出有限倉卒亦難辦給此皆失于先事儲蓄之過也且如每草一束平時價不過二三分遇急收買貴至七八分一錢而無措每糧一石平價時不過五六錢遇急轉輸貴至二三兩而不足此理甚明人豈不知其因仍玩愒良亦有故令之士大夫任耳不任目忠聞人善而樂談人之過失寧倉卒而勞費人無非議平時招糴增糧增草則羣而譁之以為多事甚則疑

其因以為利用是凡厥有位卑者苟且自保幸免罪責
尊者因循悠忽坐待陞遷有能實心為公家任事者寡
矣臣竊恐議者因見延寧小捷地方稍靖遂置邊儲于
度外萬一有警又將貽後時之悔深慮卻顧不得不極
言之皇上伏望俯念陜西關中重地邊儲缺乏太甚所
宜急為豫處乞敕部于陜西關中兩淮等運司常股存
積等課鹽百餘萬引及今招商于夏秋收成之後糴買
糧料草束查撥固靖蘭州環慶各該邊堡屯駐軍馬缺

之去處上納仍要斟酌敵情緩急如果敵人在套盡收本色量寛斗頭使人樂趨不許嫓避誤事若非緊急敵情又當酌量年歲豐歉年豐有收則廣為招糴不厭其多如歳歉收薄則量收一半本色以防目前之急仍存一半銀兩以為來歳之圖免以不貲之財坐為營利者所得其他充實邊儲事宜擇其有益地方無損治體者為之大要使邊倉各有二三年之儲則遇警不致于告乏布政司常有數十萬兩之積則臨期尚可以有為此

在巡撫督同布政司官通融處置次第舉行居常勿習于玩臨事勿傷于急則事集而人不及知不必取旦夕之盈為張駭之舉重費其力以資勢利此愚臣為兵事謀為民事謀為治體謀之惓惓也　疏入得旨是著各官上緊趲時整理務要處置停當邊儲充實無致臨期缺乏

經要理害邊防疏　正德元年　楊一清

臣竊見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南阻隔

敵人侵犯止在本境為患猶淺惟寧夏花馬池至寧州一帶地里寛漫城稀堡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敵衆拆牆而入其利害不在寧夏而在腹裏必將犯我環慶侵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等府州縣倘兵連禍結内變或因之而作根本動揺誠非細故成化初年敵人在套彼時未有邊牆恣肆出入後因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章等奏修邊牆二百餘里開濬溝塹于延綏又巡撫延綏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敵人知不能犯不復入套

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踈牆既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敵人由花馬池入犯內郡戕敗我士卒魚肉我生民敵人得志殆蔑我邊牆為不足畏連年擁衆拆入我軍動輒失利先是寧夏鎮巡等官太監張偭總兵官郭鋐都御史王珣等節經議奏請將舊邊牆幫築高厚邊塹挑濬深濶又該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等建言請于花馬池常州設立營衛摘撥腹裏官軍防守兵部奏行總制尚書秦紘勘處本官泥于所見止添修四

五小堡及弘治十七十八年冬敵復大舉自花馬池清水營城堡攻陷花馬池官軍殘害上厪宵旰之憂特命愚臣整飭經理臣雖闇劣歷官陜西邊事頗常究心但腹裏頻年旱荒倉廪空虛饋餉不繼敵人動號數萬倏聚忽散出沒不常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阻其方張之勢臣歷延綏一帶邊牆城堡墩臺逐一閱視及

將原勘議事情會同陜西鎮廵諸臣廣集衆思兼收羣
策參酌損益具大要有四修增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衛
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内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
當務之急莫先于此但修邊一節地方財匱民勞興此
大役必多異議然利害有重輕關繫有大小土木之害
較之搶殺為小動揺之患比之勞費為大大事可成則
小費不足計遠效可圖則近怨不足恤且今河套即古
朔方地唐張仁愿攝御史大夫代朔方總管築三受降

城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歲減鎮兵數萬夫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一勞而永佚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敵國初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棄為敵巢深山大川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在河南此陝西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郡

轉輸斯為上策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邉防設法整飭

蒐選守軍策勵將士修車馬備器械儲糗糧明斥堠令

冬敵人若復侵犯仰仗神武之威謹當督率諸將恭行

天罰雪恥除殘臣之志也臣何敢幸一時之安而委患

于他人哉　疏入帝從之

豫處兵機疏　正德元年　　楊一清

臣愚以為敵人自弘治十三年延綏大同官軍失利之

後横行無忌弘治十四年深入陝西腹裏殘害生靈動

以萬計弘治十八年宣大遊兵全軍覆沒又河凍之後連年窺伺陜西既未遭挫必無懲戒令冬踏氷入套之舉難保必無既入河套必不安静臣方部署將士振揚威武已將沿邉直抵腹裏分為四路布置主客官軍相機邀截但兵少敵多未免一以當十出奇制變事不得已愚臣以令冬深河凍敵果入套宜徴調宣大二鎮遊奇官兵于延綏中東二路住劄並聽張安節制若止在套住牧未嘗擁衆内侵則嚴兵自守決不輕敵自起邊

釁如仍前深入固塞等處搶掠行令延綏鎮巡官選入
分投出境哨探敵營遠近衆少會合主客官兵豫先分
布逼近敵營城堡如在一二百里之間有機可乘致原
擬沿邊中路邀截之兵依舊不動以延綏東路叅將時
源所領本鎮三路軍馬與臣近日挑選先鋒奇兵官軍
三千名以為馬戰總兵官張安領本鎮選定頭撥等官
軍三千名次之以為中軍大同遊奇兵馬左右二哨及
宣府遊奇兵又次之以為外援太監劉保都御史文貴

領本鎮兵馬並本隊官軍于牆外二三十里列車為陣分布得宜晝伏夜行各相去二三十里擇形勢利便之地為營以待務使聲勢連絡前後相望我兵既近敵壘奮勇疾進衝其腹心敵既潰亂舍其羸老而戮其壯健奪其鞍馬而縱其牛羊大同之兵堅整嚴備不許貪利輕動前鋒勝負未決恐無聲援必待其既回以為羽翼布置較之先年出境分布疏遠孤兵無繼訖難成功者不同敵人千里趨利日久疲弊聞我傾其巢穴必自追

歸我腹裏之兵躡之中路之兵劫之沿邊之兵又夾而邀之敵戀巢之心既勝欲戰之志不堅必然潰敗安邊制敵之計莫快于此　疏入得旨是閫外之寄卿等所專出奇制勝事難遥度務要計出萬全以除邊患無致疎虞

陳政令十失疏　弘治元年

李東陽

臣伏念陛下嗣位之初臣等輔導啓沃多見施行少仲報稱近數月來往往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有所擬議率

多改易詔書不信政令失中姑以其重者言之商人譚景清等附託皇親奏討殘鹽既不肯奉詔還官又不肯領回原價挾制朝廷搖撼官府沮陛下之美政累母后之盛德論其情罪死有餘辜且皇親之家既以辭退家人引自此商人者已不相干而乃曲為庇護寧使帑藏空虛邊餉匱乏而不知顧此政令之失一也大同隨征所開銜鋒破敵三次當先二項擬之舊制俱不當擢況紀功官原開按狀不係對陣侍郎等官看得功無顯迹

又無明證名字不對多寡不一而乃循近年弊政欲遷數百宂員以官法為人情視爵祿如糞土此政令之失二也內府宂員奉旨裁節僉書守門及分守守備等官減革者百無一二而南海子淨身人又選八十餘名非惟傷財害民抑且敗壞風俗至于蟒龍玉帶濫賞無算大壞名器尤不可言此政令之失三也御用監書篆缺人吏部奉旨考選乃令革退人役通送本監考校優劣是不信銓衡之任而信寵倖之臣況該部查出革退之

人俱係夤緣傳奉詔下裁革者曾不幾時遽開此例則
匠官術士倣傚成風以邪路為當行視詔書為故紙此
政令之失四也他如皇莊田土已令巡撫查數官又復
差官踏勘取者未回差者繼出帶領人役騷擾地方京
畿小民何以堪之此政令之失五也駕帖出外收人累
經各衙門論奏恐生詐偽近因皇親家人奏愬畿民侵
佔田土輒為給帖提解來京鎮撫司訊問情節俱與原
奏不同未免仍解本處官司問理牽連負累冤苦無伸

此政令之失六也韋興等人蠹惑先朝盜空庫府一則
貪緣分守累効不退一則奏請追究止令取回遷延至
今未能典刑此政令之失七也各營執事官軍及內府
軍匠俱經奏准查付團營及各衙門乞留仍復照舊廢
營伍之籍供私門之用此政令之失八也內承運庫銀
兩支銷累數百萬內府支用不給印票該庫內官日請
查算竟爾不行司鑰庫銅錢該部累奏支用展轉推延
至今未發此政令之失九也饒州瓷器奉詔蠲免二年

又令起運來用此政令之失十也似此之類未易悉舉臣等或傳聞坐視無可奈何或封還執奏不能終止其為失職實所難辭退思先帝寄託之言仰念陛下委任之意若涓埃之力少有所裨犬馬有知猶當報德豈忍于主少國疑四方多事之時潔身去位自求便安但忠不足以格君才不足以濟世向者所陳奉有聖諭云朕便處治至今未見施行又奉聖諭云待斟酌施行是必言無可采乃使之照舊輔導亦不過仍前失職而已乞

特賜罷歸亟選非常之才俾任難為之事庶可以上回
天變下慰人心承先帝付託之隆保祖宗基業之重矣
臣不勝懇迫激切之至　疏入得旨所言事件著各衙
門查奏定奪卿等盡心職務以副倚任該衙門知道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一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二

裁冗食節冗費奏 正德元年

韓文

臣等欽遵查理京庫銀兩以歲入言之夏稅共該五萬五百餘兩秋糧九十四萬四千八百餘兩馬草二十三萬七千餘兩鹽課折銀二十餘萬兩雲南閘辦三萬餘兩通計各項實該一百四十萬九百餘兩以歲用言之宣府年例五萬兩大同五萬兩遼東一十五萬兩延綏

三萬兩甘肅寧夏共六萬兩給散京衛官軍俸糧共三十三萬五千餘兩內府成造寶玩等項其數不得預知大約并前折俸銀不下五六十萬餘兩通計各項實該一百餘萬兩其間支剩馬草等銀節該本部題准俱送大倉収貯以備邊方緊急支用不許別項支銷故太倉之積多者三四百餘萬少亦不下二百餘萬夫以近年以來前項額辦銀兩或災傷減免或小民拖欠或詔旨蠲免歲入既虧于原額而歲用乃過于常數姑以近日

言之宣府年例外運送過六十一萬餘兩大同年例外運送過七十七萬餘兩陜西各邊年例外運送過四十萬餘兩遼東豫送過三十二萬四千餘兩葢邊方緊急糧草缺乏鎮廵等官例外奏討之數又征進京軍給賞過六萬九千六百餘兩在京官軍人等共用過銀七十二萬四千二百六十餘兩及各邊官軍共六十九萬三千三百二十兩又陜西賑濟銀二十萬兩密雲紫荆居庸倒馬關等處召買糧草銀共一十二萬八千餘兩買

金進送內府二萬六千五百餘兩迄今舉大婚禮等項支用一歲支間實用過四百餘萬兩通前年例將及五百餘萬兩是舊例歲用之外又加至四倍餘矣帑藏何由而不空財用何由而不竭哉臣等竊聞滄海不能實漏巵鄧木不能供野火其勢使然也今值海內虛耗之日百姓愁苦之時加以兵荒之相仍供億之浩繁不經之費日甚于前奢靡之習漸長于昔而欲應變副用倉卒取盈豈不難哉臣等叨備任使受恩深重苟有分寸

之補敢辭犬馬之勞但晝維夜籌計無所出將欲少徇

乎人情又恐致傷于國體將欲取給于日前又恐貽患

于將來或益少而損多或害重而利微輾轉憂思如芒

負背臣等所以不敢輕為之議者蓋以此也竊嘗上觀

往古下迄唐宋遠揆先王之制近觀祖宗之法莫不以

財貨量入為節以勤儉愛惜為本以侈靡妄費為戒蓋

天之生財有限而人之用物無窮若不撙節于平日何

以克濟于臨時然撙節之道要未有不自君身始者伏

望陛下念天命之至重荷祖業之至大念民事之至艱躬履儉約為天下先乞將臣等議擬條件留神覽察斷在必行庶乎轉啚以為豐伸縮以為贏非徒濟一時之用實以培萬年之基臣等下情不勝惓惓憂惕仰望之至除有禁例難行及各官或另有條陳聽戶部徑自覆奏外令將臣等會議過事件逐一開坐上請定奪一裁革冗食查得近奉詔書并各衙門奏行事理已將冗濫官員軍匠通行裁革矣但其間裁革尚有未盡者亦有

已蒙裁革仍復寅緣希圖照舊管事者以致冗食如舊
支費不經夫當此匱乏之時而不亟為裁革變通之計
何以裕民生而足國用乞敕下禮部將光禄寺遞年科
徵雞鵝等項厨料通行查革但係不急之用盡行裁省
一崇尚節儉臣等竊觀自古人君莫不以勤儉興國奢
靡壞政漢文帝躬衣弋綈集皁囊為帷惜中人之産罷
露臺之費以致海内殷富是其明效大驗也邇者皇上
體念民窮財竭風俗僭侈特敕文武百官不得僭用去

黄紫三色及軍民下賤等不得衣羅緞紵絲三品以下
暑月不得執扇用葢中外臣民聞之莫不懽欣稱頌以
為陛下躬行儉約其效必肇于此矣葢人君一身實為
萬化之本君能自行則不令而行君不能自行則雖令
不從臣等伏望皇上念祖宗創業之難憂國用匱乏之
極守恭履儉崇尚節約凡一銀一錢之微皆為小民之
脂膏一衣一帛之細皆係庫藏之官物省無益之工罷
不急之用仍乞敕司禮監御用等監凡百上用輿馬服

飾器用玩好屏去淫巧務從樸素使度數不得增于前而法制可永垂于後再乞敕光祿寺查勘內外近侍官員日逐費用桌席酒肉等項但係濫費應該減草者一一奏請節省使天下臣民仰觀聖意之所在翕然向化則儉約之風可興奢靡之俗可革而財利之用自足矣一裁革宂費仰惟祖宗之朝財賦皆有定制費出亦有常經如天下歲辦京庫銀兩共一百四十九萬歲用則僅該九十餘萬漕運糧斛共三百七十萬石歲支則僅

該三百餘萬其他料豆草束絹布花絨與夫光祿寺廚料內府顏料等項大率類此是即所謂以十之七為經費而儲其三以備兵荒支用者也近年以來官兵吏匠冗食日增水旱災傷逋負日甚加以土木迭興齋醮繼作勲戚貴近恵賚不貲宴樂游賞費出無算司兵柄者不計錢糧之費掌財賦者惟圖儲蓄之多姑以大者言之如內承運庫自來成造金冊只用在庫金兩近年累稱不敷索取于外戶部節次買過金一萬四千八百餘

兩本庫銀兩止備軍官折俸糧等項支用自弘治十五年到今戶部并太倉進過銀不下三百萬兩錦衣衛官軍月糧成化五年一月止該支二萬六千九百餘石弘治十五年以後則月支四萬五千餘石武驤右衛勇士月糧成化八年一月止該一千五百九十餘石弘治十五年以後則月支五千餘石軍士冬衣布疋成化十三年止該一十九萬六千八百餘疋弘治十四年以後則支二十三萬餘疋內承運庫絹疋弘治十四年以前歲

支二十七萬八千二百八十七疋以後年分增至三十一萬餘疋又如光禄寺先年會派廚料等項俱勾歲用近年累奏不敷借過太倉銀十萬餘兩先年各邊除原派草料之外歲該送銀四十八萬兩自弘治十三年山陜用兵及近日宣大二鎮邊境為患解過銀八百餘萬兩又如京營人馬舊無聽征而今有聽征支給草料之例近京關隘舊無防守而今新設防守官軍之名調度愈繁則供節愈急國用愈竭則上下愈困為今之計若

不急為裁節年復一年嗟臍何及矣合無令戶部約祖
宗以來歲賦之數查正統以前歲用之則酌為中制永
示遵守今後非成造上用件及王府寶冊等項不得用
金非聖旦千秋等重事不得用銀管事人員悉遵舊制
不得纖毫浪費及因事花銷并指稱齋醮賞賜等項名
色朦朧奏討該部每年仍扣算進送銀兩不過五十萬
兩之數其在京官兵匠役但係傳陞乞陞收充等項各
該衙門作急查奏照奉旨裁革者悉從原旨存留者照

例支與俸糧一半及令後光祿寺供應悉從裁減務復
祖宗之舊制成清儉之美俗至若軍旅重事雖兵部所
司其間事干錢糧多係先行具奏然後開咨戶部知會
揆辦事體實有未便况國計盈縮事例應否一時計處
未必皆當今後凡調度人馬招募軍士等項係干錢糧
者俱要會同戶部計議而行此外凡有冗費可節者聽
戶部逐一查出奏請施行 奏入有旨這本內所開事
件都准議行

請辨忠佞疏 正德元年

劉玉

臣伏惟朝廷大事凡治忽安危之所繫為臣子者當効忠陳諫豈可自諉泛遠甘為容默之理臣待罪近職竊聞陛下近日頗聽信太監劉瑾等多事逸遊又聞內閣大學士劉健謝遷俱以諫不得行致仕而去伏思劉瑾等倖倖小臣凡其巧為戲弄不過博陛下之一笑而已而不知耗神氣惑聰明妨政理為損多矣至二臣者先帝所簡以輔聖躬者也顧欲屏而去之此其事甚左陛

下弗察顧不忍于彼而忍于此徇逸遊之樂棄輔導之臣違先帝付託之言遂瑾等恣肆之計此誠天理人欲存亡之幾國體治亂安危之界臣叨言職此而不言無復可言者矣孟子曰逢君之惡其罪大若瑾等之導逸遊所謂逢君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若劉健謝遷之止佞倖所謂畜君也畜君者用則聖德日茂逢君者進則國事日隳不可不謹也抑臣尤有深慮者陛下春秋方富總理萬幾輔導大臣既皆引去内侍老成者又多退

間則論議安所顧問燕閒誰與居處乎必將逸遊愈數
佞倖愈親忠益之事不聞讒諂之言日進如是而政柄
不移政體不紊未之有也況今天下民窮財盡所在空
虛武備不修寇盜日起以陛下即位之初而天下之疲
敝如此正宜恐懼修省克己從人乃更厭老成而喜私
暱耽逸遊而忽政理是猶馬既逸而棄其轡車將傾而
舍其御豈不殆哉且天下大器常以衆君子持之而不
足一小人壞之而有餘今二臣既去則君子之勢益衰

羣倖不除則小人之黨益肆此尤臣所大懼恨不叩首丹陛以回陛下之聽也伏望陛下體天人歸與之重念祖宗創造之艱謹治忽安危之幾察忠佞是非之實將瑾等執下法司明正典刑勉留大學士劉健謝遷仍責以輔導之任其司禮近侍悉簡老成之人禁止逸遊完養神氣清心講學以興理治如此則海宇人安皇圖永固陛下壽同乎軒羲名齊乎堯舜誠宗社萬年無疆之休豈徒一事之美一時之幸而已哉　疏入帝不納

論誅太監李興伐木石疏 正德元年 周璽

臣謹題為誅極惡以謝祖宗安陵寢以蕃聖嗣事去歲先帝上賓陛下特以陵寢事重簡命內官監太監李興新寧伯譚祐工部左侍郎李璲提督營造軍夫匠役出于營衛百物價值供于部厰為李興者當追思先帝寵遇之隆仰體陛下委託之重竭力殫心以祇承厥事可也奈何縱溝壑之欲肆盜賊之謀故將工部坐派柴薪折價私貯豫為侵尅之計而又縱使太監王瑞等指麾

下人罔顧國禁砍伐禁山樹木數萬餘株掘取禁山石片數百餘丈山林為之赭赤坑坎不計深闊龍脉為之損傷秀氣為之虧折驚犯陵寢得罪宗廟此誠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怒者也陛下赫然震怒差官勘實仍敕法司會問明白具招覆奏臣等謂陛下必念祖宗之體魄震驚痛先帝之神靈未妥大彰天討亟行顯戮而乃因循未決旬日之後方欽奉聖旨李興王瑞饒死差人押發去南京孝陵神宮監充淨軍種菜譚祐李璲俱准

擬欽此聖旨一下人心驚疑道路藉藉謂陛下私近習之恩忘祖宗之舊將必有左右曲為回護而惑聖聽者且謂近歲南京守備太監蔣忠于孝陵南二十餘里山平開一路私便行走事發先帝以孝陵案山有傷龍脉恐致宗室有損遂擬于死當時豈無權倖貴近為之營救者先帝不為所惑聖斷不移卒死于獄今李興等所犯罪惡深重陛下縱自寬假獨不為祖宗念為子孫慮耶漢時有盜高廟玉杯者文帝欲置之族而張釋之固

請棄市且曰盜玉杯者族有取長陵一杯土者何以加法乎蓋以盜杯罪止棄市而族誅之法宜加于盜取陵土者也釋之號稱執法豈欺文帝者李興等伐掘陵寢木石以十萬數比之杯土萬一不同使在漢時寧能免族誅之法即民間葬地亦欲土脉膏潤草木茂盛又必封植毋容樵收蓋以祖宗體魄所藏祖宗安則子孫亦安故禮載擇地之文律嚴發塚之禁庶民墳墓且慎重如此況陛下以四海為家萬方為土名山天設用為祖

宗列聖衣冠之藏固將福祚陛下以為千萬億年之計也而李興等掘伐之慘至于如此是雖剉屍萬段尚未足謝神人之怒而仰慰祖宗之靈陛下不即加誅止令各充淨軍罪重罰輕誤亦甚矣臣等又惟李興荷累朝之任使憑先帝之寵眷大興營造剥軍削民累貲萬萬而貪欲不滿氣焰薰天而炙手可熱資戚權倖多相交納左右近習皆其黨羽凡有為回護解釋之言者是畏其威憑其勢而利其財賄者也何為而輕聽之哉再照

新寧伯譚祐侍郎李璲身為大臣忘君黨惡跡其情狀厥罪惟均萬無可貸而法司止擬奏事不實徒罪臣謂李興譚佑李璲職銜並列于敕諭坐次同列于公衙文案同署號令同發事無大小罔不通知而謂照料不及皆由李興三尺之童亦不可誑其巡山官軍兩次捉獲擅伐浩樹軍人到官李興不加禁治惟時二人果醉夢而不知覺耶抑病篤而不知省耶即此觀之二人擬罪當不在李興下法司舍其重罪擬以輕條是亦回護二

人而上欺朝廷者也臣等伏願奮乾剛之斷亟天討之誅収回成命將李興王瑞戮于市曹告之宗廟譚祐李璲縱不加誅亦宜削爵放黜以為大臣欺罔之戒亦乞且賜裁處仍敕工部並欽天監選取精通地理者前去相視掘伐之處可栽則栽可培則培可填補者填補務使龍脉不虧秀氣如舊上以安祖宗列聖之靈下以壽聖子神孫萬萬世之傳臣等不勝為國拳拳願望之至

疏入帝不納

論正失罰疏 正德元年

周璽

臣謹題為再申忠懇以正失罰事臣等竊謂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父有失子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冀其感悟必改而後已然則人君失罰其所當罰而為之臣者不能盡力救正而遽已焉亦豈人臣事君不欺而犯之義哉此臣等于李興之事不敢以煩瀆為嫌必欲再三為陛下陳之冀其俯納也夫李興王瑞砍代皇陵樹木數萬株而楮其山鑿取禁山石片數百丈而坑其

地譚祐李璲知情故縱坐視不救驚動陵寢獲罪祖宗

陛下悉從輕典不加誅竄臣等已輕論列法司亦曾執

奏欲陛下仍置李興王瑞于法而譚祐李璲重加貶黜

以為人臣不忠之戒陛下已降旨寢罷矣及譚祐李璲

自知公論難容陳辭引退陛下仍復降旨慰留之臣等

聞命益加疑懼以為陛下聰明仁孝敬天法祖而斷此

大獄竊恐未厭衆心難止羣議也臣等節該伏覩英宗

皇帝聖旨于天壽山偷砍樹木其該管軍衛有司人等

坐視不行鈐束論罪都該處死及憲宗皇帝聖旨于鳳陽等處應禁山場伐樹取石正犯處死此葢列聖防微杜漸之深意以為法令不嚴人必輕犯以震驚神靈損傷龍脉為害不小故孝宗皇帝復收之于例與律並行亦欲聖子神孫萬世繩繩也今輿等所盜非一木一石之比而其情罪豈直坐視不救之倫陛下肯宥其死則自是而後愚民有取禁山一木一石者將誅之乎則非宫府一體之謂將欲宥之乎則列聖之禁例自此而不

行此李與王瑞之當照例處死無疑也陛下何為饒其死而止令充淨軍乎此臣等所未喻也譚祐李璲既奉敕一同提督則與等侵盜之錢糧工部所出入也其何為而不查攷伐取木石之軍士總兵所管轄也其何為而不鈐束令各知情故縱黨惡蔽奸正合坐視不行鈐束之例且巡山人等坐視不禁罪猶處死提督大臣知情故縱法安可容況其招詞既曰譚祐李璲明知工部自有應用木柴及砍伐禁山樹木例應不合依阿不行

勸阻禁約是其情不止下李興一等耳興等既當重治而譚祐李璲仍偃然復處大僚之列豈公刑法之道乎故臣等以祐璲之罪任其事而不知則為失職知其情而不舉則為奸邪豈有奸邪失職之人而復可以居大臣之位乎此譚祐李璲之當罷爵奪職無疑也陛下何為薄其責而不竄黜乎亦臣等所未喻也昔漢文帝時有盜高廟玉杯者廷尉請棄市帝怒曰非所以恭承宗廟也唐高宗時有誤斧昭陵一栢者而當時坐免官帝

怒曰是使我為不孝子必誅之今輿等之罪視之盜玉杯傷一栢者相去萬萬也陛下皆從輕宥是陛下以舜文之孝而敬奉祖宗之心反出于漢唐二君之下乎臣等竊為陛下惜也夫陵寢者列聖衣冠之藏禁例者列聖法令之寓陛下繼列聖之大業而廢列聖之法令列聖以四海之廣付陛下而陛下不能庇其數十里之山陵使播之天下傳之後世豈不為聖德累乎臣等備員言路補過拾遺乃其分也彈劾奸邪乃其職也以聖明

之朝而有此奸邪以陛下之聖而有此失罰臣等或緘默不言或言之不行而遽止焉則祖宗在天之靈謂臣等為有罪天下後世謂臣等為失職此臣等所以不避斧鉞之誅以盡芻荛之説伏乞陛下念祖宗之當重思法令之當守俯從法司之議割恩正法將李興王瑞仍行處死而譚祐李璲亟加貶黜庶情不蔽于左右而法得行于貴近列聖陵寢自此而奠安國家命脉自此而益永宗廟幸甚社稷幸甚天下亦幸甚　疏入帝不納

論內侍劉瑾等奸邪疏

正德元年

周璽

臣謹題為糾治羣邪以正朝綱以隆聖治事臣等猥以凡庸待罪言路靜思身計非不知緘默足以自容多言適以取禍而受國委寄食君廪祿事有當言而不言與事有可慮而不慮將來大壞極獘不可救藥彼羣奸者剉屍焚骨固無辭矣然而迷國誤上臣等之罪亦復何逭是以不避批鱗之誅僭伸苦口之言惟陛下曲赦其愚而開懷俯納焉臣竊見陛下臨御以來善政不聞國

事大變凡古者縱欲敗度之事踵而不疑大臣瞻顧而不言小官守位而不發推原禍根蓋左右羣奸惑亂之所致也今中外切齒于數人者而九重獨未覺悟臣等不惜為陛下言之竊照司禮等監太監劉瑾馬永成谷大用魏彬丘聚張永傅亨羅祥等或係先朝舊人或經春宮任使遭際已極寵倖實深當皇上嗣統之初正國家多事之日為各官者自合小心恭謹因事納忠以救不逮庶幾上報先帝光輔新政何乃各恃其技能工巧

言辭捷給每早退朝輒引聖駕或泛海子或遊南城或縱騎射或放鷹犬或盛排筵席而酣飲或搬做雜劇以縱觀或進新聲以逞奇或獻果核以乞賞凡所以蠱惑心志變移性習者蓋無所不用其計近日來多以耳目玩好為娛而經史不暇究以宴安沈湎為事而政務不及理或起居無常或動息失養或賞以喜僭而內帑財帛用如泥沙或恩由濫與而蟒龍玉帶施及童稚或成命已行而復改或詔書已出而竟違貴倖側朝奸諛得

志老成擯而不用公道鬱而不行聰明則日蔽于上獘政則日滋于下目前凡百無一當人心而協輿論者陛下試思此等舉措果斷自聖心者耶抑此數人者誤贊而成此也痛哭流涕賈誼尚施于漢文之世而今日事勢特甚于彼柰之何而忍緘默耶且如四十萬之銀庫藏已竭假婚禮為由必欲取盈五七歲之童乳臭未除以勇士為名必欲收用織造停免矣而又啓織造傳奉查革矣而又開傳奉鹽法方差官整理而崔杲又奏帶

鹽引地土方差官清查而張永又奏討地土凡朝廷之大計軍旅之重事國家所恃以為安危强弱者此曹皆縱情恣意撓亂阻敗而不恤尚安顧其他哉臺諫雖交章抗論該部雖再三執奏從者無一二不從者恒八九甚則指摘差訛隨加責罰臣等以千言而不足彼以一言而有餘則是壞祖宗之家法傷廟堂之治化累陛下之初政釀天下之禍亂非此數人將誰諉哉只今各處旱乾水溢民窮盜起財用困于內盜賊肆于外今歲孛

彗飛流明年日食歲首凡此皆災異之大聖心所當儆畏者也其尤可憂者往年雷震奉天殿鴟吻未幾而有土木之變今夏雷擊奉天殿鴟吻其應將何如哉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陛下固欲修省祇行祭告是徒事虛文囘修實德實自誣耳何足回天變而安人心也哉夫天變于上而不悟民怨于下而不知此古昔有國者之所深忌今日之勢不幸類此陛下豈可盡謂天下無事日與此輩施施然安于不職也哉外議洶洶萬口一談皆

此數人者壞陛下繼述之孝而引之于有過之內他日
根蒂已牢禍階已成則事無及矣伏望念祖宗艱難之
業察愚臣犬馬之忠乞敕錦衣衛將此數人拏送法司
明正典刑或肆諸市朝或迸之遠裔告謝天下然後治
臣多言之罪以謝此曹仍乞陛下自今講學親賢修身
遠佞早朝晏罷節用裕民各項弊政憫念時艱悉從該
部議處俯賜俞允如此則國典自正國法自明天人之
憤泄陰陽之氣和災沴自消瑞應自至天下自太平矣

臣不勝迫切忠懇之至　疏入帝不納

劾劉瑾疏　正德元年　　　　蔣欽

臣竊思劉瑾小豎耳陛下親以腹心倚以耳目待以股肱殊不知瑾悖逆之徒蠧國之賊也忿臣等奏留二輔抑諸權奸矯旨逮問予杖削職然臣思畎畝猶不忘君況待命衽席目擊時弊烏忍不言昨瑾要索天下三司官賄人千金甚有至五千金者不與則貶斥與之則遷擢通國皆寒心而陛下獨用之于左右是不知左右有

賊而以賊為腹心也給事中劉𦶜指陛下闇于用人昏于行事而瑾削其秩撻辱之矯旨禁諸言官無得妄生議論不言則失于坐視言之則虐以非法通國皆寒心而陛下猶用之于前後是不知前後有賊而以賊為耳目股肱也一賊弄權萬民失望愁嘆之聲動徹天地陛下顧懵然不聞縱之使壞天下事亂祖宗法陛下尚何以自立乎幸聽臣言急誅瑾以謝天下然後殺臣以謝瑾使朝廷一正萬邪不能入君心一正萬慾不能侵臣

之願也今日之國家乃祖宗之國家也陛下苟重祖宗之國家乞即臣所奏垂聽察焉　疏入杖三十繫獄

再劾劉瑾疏　正德元年　蔣欽

臣與賊瑾勢不兩立瑾蓄惡已非一朝乘間起釁乃其本志令陛下日與嬉遊茫不知悟內外臣庶凜如冰淵臣昨再疏受杖血肉淋漓伏枕獄中終難自默願借上方劒斬之朱雲何人臣肯少讓陛下試將臣較瑾瑾忠乎臣忠乎忠與不忠天下皆知之陛下亦洞然知之何

仇于臣而信任此逆賊耶臣骨肉●都銷溺泗交作七十二歲老父不願養矣臣死何足惜但陛下覆國喪家之禍起于旦夕是大可惜也陛下誠殺瑾梟之午門使天下知臣欽有敢諫之直陛下有誅賊之明陛下不殺此賊當先殺臣使臣得與龍逢比干同遊地下臣誠不願與此賊並生　疏入復杖三十欽遂卒于獄

劾太監馬永成等疏　正德元年　陸崑

臣竊見自古奸臣欲擅主權必先蠱其心志如趙高勸

二世嚴刑肆志以極耳目之娛和士開說武成毋自勤約宜及少壯爲樂仇士良教其黨以奢靡導君勿使親近儒生知前代興亡之故其君惑之卒皆受禍陛下嗣位以來天下顒然望治乃未幾寵幸奄寺顛覆典刑太監馬永成魏彬劉瑾傅興羅祥谷大用輩共爲蒙蔽日事宴遊上干天和災祲疊告廷臣屢諫未蒙省納若輩必謂宮中行樂何關治亂此正奸人欺君之故術也陛下廣殿細旃豈知小民窮簷蔀屋風雨之不庇錦衣玉

食豈知小民祁寒暑雨凍餒之弗堪馳騁宴樂豈知小民疾首蹙頞赴訴之無路時日雷震郊壇彗出紫微夏秋亢旱江南米價騰貴京城盜賊横行可恣情縱欲而不一顧念乎閣部大臣受顧命之寄宜隨事匡救宏濟艱難言之不聽必伏闕死諫以悟聖意顧乃怠緩悦從巽順退託自為謀則善矣如先帝付委天下屬望何伏望側身修行亟屏永成輩以絶禍端委任大臣務學親政以還至治天下幸甚　疏入逮下詔獄杖三十除名

器使將才以修戎務疏 正徳二年 楊一清

臣惟三軍之命實繫于將而戰守之將其用亦各不同今之參將分疆畫地各守一隅所謂守將遇警固未嘗廢戰而其用則先于守令之遊擊隨敵聲勢往來策應所謂戰將所至固未嘗無守而其用則專于戰守將之務修車馬備器械據要害固封守明斥堠謹禁防敵至而先為之備不必求取戰功求無所失而已若遊擊之官披歴荆榛眠宿霜露非身先士卒不足以鼓勇齊力

非躬冒矢石則不能解圍潰堅雖謀勇貴乎兼濟而常以勇為主是二者固未有不相同而目前之用則先其所急竊見分守延綏東路右參將都指揮僉事時源性資果敢膽氣猛厲慣經戰陣驍勇著聞令分守一方雖亦未嘗廢事便當遊擊之任衝鋒破敵是其所長延綏遊擊將軍都指揮同知戴欽性資明爽才識流通曉暢邊情熟嫺戎務令為遊擊非無可取若居分守其所建立必有過人且人才難得用違其長雖能者無以自見

隨才器使則天下無不可用之人況延綏慣戰精銳之兵東西應援必得驍將領之而神木孤山一帶營堡密邇河套敵人遇冬首先窺伺分守得人有不戰自屈之勢乞將時源改充遊擊將軍戴欽改任分守叅將此二人者易地而居各當其才戰守之寄兩有所託待其勞效顯著主副將官之基未必不由于此　疏入得旨兵部知道

劾宦官疏　正德二年

韓　文

臣伏念人主以辨奸為明人臣以犯顔為忠故羣小之奸逼近君側勢足以危社稷亂天下伏未及發是謂禍萌故曰萌不可長臣幸待罪股肱之列值主少國疑之秋仰觀乾象俯察物議瞻前顧後心焉如割至于中夜起嘆臨食而泣者屢矣伏思與其嘆而泣不若昧死進言即使進言以死不猶愈于緘黙茍容乎此臣之志亦臣之職也臣伏覩近歲以來朝政日非號令失當秋來視朝漸晚仰窺聖容日漸清癯皆言太監馮永成谷大

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髙鳳等置造巧偽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于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禮體日游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攷厥占候咸非吉徵竊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在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游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虀粉道醢何益于事乎昔我高

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
下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頼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為
長夜之遊恣無猒之欲以累聖德乎竊觀前古閹宦誤
國其禍最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驗今馬永
成等罪惡既著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為患非細
伏望陛下奮剛斷割私恩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
成等拏送法司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
憤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則皇上為守成之令

主臣等亦為太平之具臣矣事關安危情出廹切不勝戰慄俟命之至　疏入帝不納

論誅大逆疏　正徳二年　周璽

臣謹題為誅大逆以彰天討事甞聞挾無將之心者有誅無赦逐亂賊之黨者讐不共天竊見司禮監太監劉瑾專權擅政蠧國殃民抑且私意妄干潛謀不軌臣僚知而不言一旦逆謀果肆雖與之同科亦難逭緘黙之罪矣故敢昧死上聞伏惟陛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陛

下之臣工祖宗之臣工瑾敢擅作威福于各衙門大小官員每每尋事陷害打死科道等官一言觸犯即行枷號充軍如薛堂王岳之死尤為慘毒夫二三羣工糾察奸邪所以共保社稷也乃敢恣意残蹴略無忌憚豈惟全軀保命之臣畏之如虎即矯矯素著者亦將惕于烈燄而杜口矣指鹿之奸復見今日彼一切不法等情誰肯蹈湯火冒白刃為陛下言耶甚至差委指揮楊玉等管事害人不時差出府司州縣訪察官員賢否所過地

方重遭擾害一時百姓如罹荼毒寃號之聲徹于遠近臣嘗奉使道經寧夏百姓遮訴至不得行所在有司不敢訶問間有一二慫慂之輩潛入其黨反假聲勢助之牙爪是專權之璫一而附權之璫百往往至于激變嗟小民安能叩九閽見天子哉近又貪緣掌管本監印事權勢益重內外百寮一應章奏不與各官計較不與內閣相干一二抽回私宅與孫聰張文冕等揑寫旨意屢更屢變是非混淆時常分付吏兵工部陞遷先于已

處允行方許奏請內有今日陞職明日黜退賄賂一通隨即起用夫鬻爵賣官此漢唐季主所為而瑾敢盜弄大權至于如此天下後世謂陛下為何如主此瑾之假勢張威負罪滔天者也近又招引術士余明余倫余子仁出入監中占候天文相面筭命妄意圖度至有臣子所不忍言者蓋因見財貨充盈及勢焰張大故輒起異心臣既知之不敢不言又訪得于本年四月密令心腹牛昭潘集等暗造衣甲牌面千有餘副弓弩五百餘張

潛匿私宅夫春秋之誼家不藏甲瑾之逆謀亡爲彰著已經河南道御史蔣欽等劾之陛下不惟不問反坐之罪果出自聖斷以爲此等欺誑耶抑瑾之矯命恣行箝言者口耶夫人奸起于下而忠言壅于上有識者莫不爲陛下危而陛下處之自若此不幾養虎貽患貽變稔禍耶臣思祖宗來豈無權奸豈無邪黨而大逆不道無如瑾比陛下即過欲狎昵當如宗廟社稷何臣待罪言路素性愚戇每憤及此誓不共天故區區之心惟願陛

下擴日月之照奮雷霆之威即將臣瑾俱下法司面相

勘問如果臣言不謬乞斬劉瑾以謝天下復斬臣首以

謝劉瑾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祖宗幸甚天下幸甚

疏入帝不納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二